

祝福你，费尔马

鲍 昌

花城出版社

祝福你，费尔马

鲍 昌

*

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
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)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岳阳地区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1.5印张 5插页 220,000字

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3,630册

书号 10261·755 定价 2.25元

出版说明

《潮汐文丛》选编
当代文坛有影响的作家
的中、短篇小说，个人
结集出版。

责任编辑：莫少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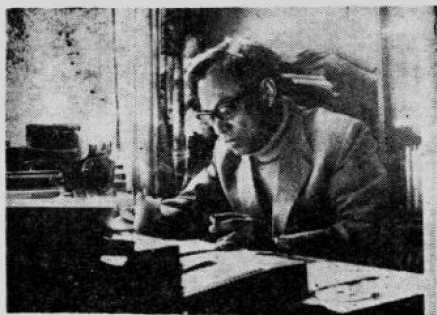
装帧设计：苏家杰

107

内 容 提 要

本集收入鲍昌的十二个中短篇小说。这些作品以流畅委婉的笔调，生动别致的情节，为读者塑造了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，具有较高的思想性与艺术性。

中篇小说《祝福你，费尔马》，以书信的形式，细腻地揭示了一对恋人隐藏在心灵深处的爱情，深沉地描写了他们对生活的追求，对爱的追求以及爱情的波折，真可谓九曲回肠，情绵意缠。《副局长孟开慧》、《“参考”干部》、《俞夫子》等短篇小说，则以轻松的笔调，喜剧性的情节，刻画了“开会局长”孟开慧、“参考”干部单玉璞、山乡中学老师“俞夫子”等形象，让人在笑声中得到启迪。《芟芟草》曾荣获一九八二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，在读者中产生过较大的影响。



鲍昌，一九三〇年生于沈阳。一九四六年参加革命。一九四九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。迄今已发表出版各种体裁的作品和理论批评文章三百余万字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、书记处常务书记。主要著作有长篇历史小说《庚子风云》一、二部；中短篇小说集《动人的沉思》、《神秘果》；文学理论批评著作《鲁迅年谱》（上、下）、《风诗名篇新解》、《一粟集》、《二觉集》、《三省集》等。其短篇小说《芡芡草》曾获一九八二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

那么，我该怎么不被时代抛下，
一直追上时代的脚步呢？我想，最好
是自己下下狠心，投身于生活的漩涡。
鲁迅曾在《柔石作〈二月〉小引》
文中，讥讽过肖涧秋这个人物，“浪
浪立拍岸，屹立山冈上风和飞沫不相
干，弄潮儿则于涛头且不介意，惟有
衣履为整，徘徊海滨的人，一溅浪花
，便觉得有些沾湿，狼狈起来。”
起来，伫立山冈和徘徊海滨都不行，
干脆去做个弄潮儿。——意气自勉，
也权充本书自序。

自序

文丛取名“潮汐”，我以为很好。来到海边上的人，谁不会为那浩漫无际、气势磅礴的海潮所震撼？有一次，我在天津市北塘海滨，竟被这大自然奇观吸摄住，从夕阳西坠直看到皓月东升。我眼看月轮从潮水中拔出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亮，不由得想起刘禹锡的两句诗：“海潮随月大，江水应春生。”啊，那时的景色真是壮观之极！

潮生潮长，朝夕两度，是名潮汐。由于潮水具有汹涌起伏的形势，故人们常用来比况事物的发生、发展和变化。文艺运动，同样适用这个比况，于是就出现了文艺思潮、文学潮流等词儿。我猜想，花城出版社把编辑出版的文丛命名为“潮汐”，可能有推动文学新潮的含义。所以我说，这个文丛的起名很好。

若我上述的猜想不错的话，那我要说，我这个第三本中短篇小说集《祝福你，费尔马》被编入“潮汐文丛”，是令我感到荣幸的事。因为它至少已被编辑同志们承认，它可以

被纳入当今的文学潮流里去了。

但我同时也感到了一点惶惑。收在集中的这些小说，虽说都取材于当代生活，但却未必象透镜那样，反映出生活的全部虹彩。这首先归咎于自己的才力，其次是限于生活的积累。比如《三月——四月》这个中篇，写于一九七九年，时隔六年之后，觉得它有很多缺陷了。本集中，自我感觉良好的是《祝福你，费尔马》这个中篇，它是我催马扬鞭，拼命想追上时代脚步的心血记录，它获得了由读者投票决定的《小说月报》“百花奖”。自然，这对我既是鼓励，也是鞭策。

那么，我该怎样不被时代撇下，一直追上时代的脚步呢？我想，最好是自己下下狠心，投身于生活的漩涡。鲁迅曾在《柔石作〈二月〉小引》文中，讥讽过萧涧秋这个人物，“浊浪在拍岸，站在山冈上者和飞沫不相干，弄潮儿则于涛头且不在意，惟有衣履尚整，徘徊海滨的人，一溅水花，便觉得有所沾湿，狼狈起来。”看起来，伫立山冈和徘徊海滨都不行，干脆去做个弄潮儿。——这是自勉，也权充本集自序。

目 录

芨芨草.....	1
不祥的眼神.....	17
不甘心止住的雨.....	31
副局长孟开慧.....	42
“参考”干部.....	60
你若是哥哥招一招手.....	70
再造丸.....	89
八号软卧包房.....	112
俞夫子.....	123
副教授.....	134
三月——四月.....	146
祝福你，费尔马.....	226

茛 苳 草

人做梦，都是迷迷糊糊的。

我最爱做梦。

人的梦有真有假。我的梦常常是真人真事的回忆。

今天我又做了个梦，回到了二十三年前。那年我五岁。
那时候我看世界，总是迷迷糊糊的。

我爸爸把我接走了。

当时我住在张姨家。打我一记事起，我就住在张姨的家。

我没有妈妈。我想管张姨叫妈妈，张姨笑了，她说：“你原来有妈妈。”“那我要找妈妈！”张姨没说话，她搂住我，亲了我好几下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我妈妈早走了。自从我爸爸一当“右派”，她就走了，不回来了。我没见过妈妈的面。可“右派”是什么呢？我不懂。

张姨的家住在北京，一个大杂院。里面住了五家子，好

热闹。一进大门，有个影壁，影壁前，有个荷花缸。荷花缸不种荷花，养鱼。我让张姨买了几条金鱼，在缸里养着。后来，金鱼让小花吃了。小花是只猫，跟我顶好。我一抱它，它就打呼噜。可是它偷吃金鱼，真坏！

张姨一家人都对我好。张姨的丈夫跟爸爸一样，是什么“地质队员”，老不回家。他跟爸爸是同学，张姨跟爸爸也是同学。爸爸一来，他们就高兴，在一起喝酒，吃鱼，有时还吃螃蟹。我不爱吃螃蟹，扎嘴。我爱吃张姨做的鱼，香香的，甜甜的。张姨说，这是他们家乡的“风味”。什么叫“风味”？我也不懂。

张姨有一个女儿，比我大一岁，我管她叫姐姐。张姨没有儿子，老管我叫干儿子。我说：“那我管你叫干妈！”她笑了，又搂着我亲一下。可是她说：“你是个傻儿子，缺心眼，你还不如姐姐灵哪！”我不服。拍毛片、弹球儿，我都能赢姐姐。我就是跳房子不行，跳猴皮筋更不行。跳猴皮筋是女孩子玩的，我才不玩哪！

张姨挺忙，天天去上班。她到西四的地质部上班。她一出门，就把钥匙拴在姐姐脖子上，我们就去玩。玩着玩着，姐姐玩丢了，我进不去家，就坐在台阶上哭。

张姨带我们看过地质博物馆。那里有各种颜色的石头，黑色的、白色的、红色的、绿色的、蓝色的、金色的、银色的……什么颜色都有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把它们放在玻璃框里，它们值钱吗？

地质礼堂一有节目，我们就去看。我看过《白毛女》，

看过《闹天官》，还看过《马兰花》。《马兰花》里的小白兔，比偷吃鱼的小花要好。

我们还去过北海、故宫、颐和园、动物园。我最爱去动物园。我喜欢熊猫、猴子、大鼻子象……什么都喜欢。我就是不喜欢大蟒。张姨说，大蟒专吃小白兔，我恨它。我很喜欢梅花鹿。张姨说，将来我到山里去，就能看见真正的鹿。

我们还吃冰棍，吃冰激凌，还买了气球，姐姐和我一人一个……

张姨对我真好。

所以我不走，不想离开张姨的家。我哭了。我看见爸爸、张姨、姐姐都哭了。

可是不走不行，因为这几年老闹灾荒，张姨的家越来越穷了。大院里的其他人家，也越来越穷了。

我们原来吃得多好！大米、白面、鱼、肉、菠菜、粉条，还有花生米。可是现在没有了。现在老喝稀饭，吃咸菜、窝头，还有掺糠的玉米面饼子。

爸爸直向张姨道谢，说：“都这样困难，我不能再给你们增加负担，就让他跟在我的身边吧！”

就这样，他把我带走了。

我不懂得什么叫“负担”，我可没有负担。

爸爸带我到草原上去。

我们坐火车，坐汽车，走了好远好远的路。我们洗不了脸，浑身都是土，吃的是干粮，喝的是洋铁壶的水。我累极

了，汽车一停下来，我就睡觉。

我们终于到草原上了。好大、好大的草原哟！

人们都住在帐篷里，我和爸爸也住在帐篷里。大家管这个地方叫勘探队，有好多叔叔、阿姨，也有几个象我这样的小朋友，我们一见面就认识了。

有一些叔叔、阿姨在帐篷里工作。他们总是写呀，画呀，还用手摇什么计算器。爸爸和他们都认识，可爸爸是“劳动”的，爸爸和工人一块出去，背上什么磁秤、重力仪，每天要走很远的路。

有时候，爸爸要出去好几天，就把我也带去。我可高兴死了，因为我可以在草原上痛痛快快地玩。

草原上净是草，各式各样的草，还有花，各式各样的花。花和草都有香味，我最爱闻这种香味了。

你们知道草原上有什么动物吗？告诉你，我没过几天就全知道了。

草原上有土拨鼠，在地里做窝，尾巴短短的，总爱在地上坐着。有四脚蛇，别怕，它一见人就跑。有狐狸、獾子、大头羊、野骆驼，还有黄羊。黄羊跑得可快啦！我看见一只狼追赶一群黄羊。那么多黄羊，打不过一只狼，真没本事。

我还看见了小鹿，不是梅花鹿。它们藏在树林里。对了，草原上也有小山岗，也有树林。那些树我叫不上名儿来。有一种小树结着紫色小浆果，酸甜酸甜的。

有树的地方就有水。大的水叫海子。我们路过一个好大的乌梁素海，有天鹅，美极了。工人们带着枪，可是都不

打。爸爸说，天鹅是仙女变的，打它们是有罪的。

后来我们走得很远。后来我们见到了蒙古包。人高马大的蒙古伯伯，把我抱起来，说：“赛音，赛白闹！（好，你好！）”我不懂。

我在那里吃了奶干、奶豆腐，还喝了一口马奶酒。我的脸直红，直热。蒙古伯伯们哈哈地笑。

晚上，草原上升起又圆又红的月亮。月亮大极了，比盘子还大。

爸爸和蒙古伯伯、阿姨们好极了。他们点起一堆篝火，拉马头琴，唱歌。唱的歌叫《嘎达梅林》。爸爸说，嘎达梅林是蒙古人民的英雄。爸爸要我学嘎达梅林，将来为人民去打仗，死都不怕。

我真喜欢大草原，我永远忘不了它。

就在离那儿不远的地方，爸爸他们发现了大铁山。那座山是紫色的，从很远处就看见了。山顶上有一堆石头，上面插着树枝，爸爸说，那是蒙古人的“敖包”。“敖包”又是干什么的呢？

爸爸说，整座山都是铁矿，可以露天里开采，运出去炼铁、炼钢，再制造火车、汽车、拖拉机。哎呀，那么大的山，几百年也开采不完啊！我都替大人们发愁。

我从来没见过爸爸那样高兴过，他和工人在山上跳呀，笑呀，抱在一起摔开了蒙古跤。蒙古伯伯也来了，他也高兴。他用马驮来一只羊，我们晚上吃烤羊肉，满嘴里流油。又拉起琴，又唱起歌。爸爸站起身，朗诵了一首诗，直摇晃胳膊。

膊，嘿，就这样——“祖国呀！母亲呀！”样子真可笑。

后来又往前走，到了沙漠的边上了。全是沙子，全是。一刮风，呜——变成了黑夜。爸爸他们就出来，把帐篷顶上的沙子抖掉。不抖掉，我们就要被埋死。呀，真吓人！

人们不敢在那里多呆，很快就走了。所有的东西，都驮在骆驼背上。爸爸抱着我，也骑在骆驼背上。风太大，直呛鼻子，我就把头扎进爸爸怀里。爸爸可不怕，他跟着那叮当叮当的驼铃，老是唱一首歌：“看不到头的黄沙哟，走不完的道路。把梦驮在骆驼背上哟，迈着坚定的脚步……”我不懂它的意思，可是我都会背了。我听着歌儿，在爸爸怀里睡去。

沙漠里没有树，一棵都没有。只有一种草，一丛一丛的。它的叶子顶硬，能把人的手指拉出血来；夏天里，开着紫色的花塔塔。它不怕沙漠，它慢慢地向沙漠里长着，赶跑了沙子，开出了绿洲。

我问爸爸说：“它是什么呀？”爸爸说：“它就是爸爸。”我说：“它怎么是爸爸呢？”爸爸笑着说：“它不是爸爸，可是爸爸象它。它叫芨芨草，顶顽强了。它在前面开路，征服了风沙，后面就出现了绿洲。爸爸是地质勘探队员，在前面探矿，后面就盖起了工厂。你说，爸爸象不象芨芨草？芨芨草是不是爸爸？”

我笑了，爸爸也笑了。从此我知道，芨芨草是最有用、最好的一种草。

我们在草原没有呆上一年，又走啦！

我们来到四川省的一座大山。好大的山，好高的山，我从来也没有见过。

我们不住帐篷了，住在半山腰的一座大庙里。这座庙很大，有一排大殿，里面有好多个菩萨。殿门老锁着，我从窗户眼往里看，正中间的大菩萨是金子做的，眯细眼睛向我笑，可把我吓了一跳。以后，我再也不敢偷看了。

这庙里空荡荡的，只有一户人家，是个娶了媳妇的和尚。人们都叫他“门里师傅”，我管他叫和尚伯，管他的老婆叫和尚婶，管他的两个儿子叫和尚哥哥。和尚伯长得胖胖的、圆圆的，总是眯着眼睛笑，跟前殿里的弥勒佛一样。他每天早早地起床，悄悄地念一遍佛经，然后就带上锄板去干活。他有好几块梯田，种苞谷，种红苕，还种菜。他待我好极了，一见到我，就用手摸我的下巴，说：“细娃子，你好吵！哪个长不高哟？喏，给你——”就从口袋里掏一样东西给我，有时是根鲜竹笋，有时是一把浆果儿，有时是一捧葫豆，还有一次——哎呀，我可高兴死了！——他给我抱来一只小猴儿，才有小花那么大。我把它养了起来，喂苞谷，喂果子，它也不跑。

这里全是山，近的山，远的山，愈远颜色愈淡，后来就跟云彩混在一起了。白天，我看山离得远；夜晚，山就离得近了。那么大的黑影，我都有些怕。

我要到树林里去，爸爸不准许。爸爸说，树林里有大山猫，有豹子，能吃人。我不敢去了，就跟和尚伯的小儿子在